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七分卖唱梨膏糖

文 / 颜志忠

茄山河

一日子有空，白相城隍庙，拉九曲桥南面个一只转角浪向，看到一片专门卖梨膏糖个小店铺。靠十个平方，前店后坊，现做现卖。圆门柱浪刻一副楹联：“城隍庙今古胜迹，梨膏糖中外闻名”。联，工整；字，挺括。招牌“德姓堂”，黑底金字，古色古香。“德姓堂”拉清朝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了，算得上刮刮个中华老字号了。门口头一块牌子介绍讲，甭片店铺是按照埃个辰光个原式原样布置个。

老早仔老城隍庙梨膏糖店侪是前店后坊式个，制糖师傅一面现场当众制作，一面高声说唱推销。甭个说唱里向蛮有讲究个，唱出熬各样梨膏糖配用个草药搭仔功效。唱腔独特，邪气好听，老吸引人个。“一包冰糖吊梨膏，两用药味重香料，山楂麦芽能消食，四君子防小因痞，五制玫瑰加桂花，六放人参三七草……”来来去去个游客老远就盯牢声音围拢来，走进店铺听脱一息，侪要摸脱两钿，店里生意哪能勿兴隆？告咭有“三分卖糖，七分卖唱”个讲法。

记得我读初中个辰光，下平日放学路过董家渡，常庄看到卖梨膏糖个。是一胖一瘦两个搭档，场子当中一只木头小箱子，盖头翻开来，高头摆梨膏糖。两家头会得讲好几种方言，说说唱唱讲滑稽。手里个一副镏锣真派用场，又是乐器又是道具。场子里有啥人讲闲话，辣阳生头一记响锣吓伊进去。有人要买梨膏糖，就一手翻转镏锣收钞票，一手从木箱里拿出糖递过去，表演照样连下去勿会断脱。每日天总归要用苏北方言唱一只歌，曲调是固定个，简单来兮，翻过去倒过来就是两个乐句。记得有甭能几句：“小姑娘吃了我的梨膏糖，面如桃花红堂堂；小伙子吃了我的梨膏糖，栗子肌肉块块壮；裁缝师傅不吃我的梨膏糖，领头装拉裤腰上；皮匠师傅不吃我的梨膏糖，钻子钻到大膀上……”每句后头侪要加一个“呜呜呜哩哩，要吃梨膏糖”个过门。

老城隍庙甭片梨膏糖店，有一股古朴气息。转角个红木柜台浪向，廿几只黑漆竹篾盘子摆满各式各样个梨膏糖。梨膏糖分疗效搭仔花色两种。疗效梨膏糖好当药用，可以止咳平喘、生津开胃，用杏仁、桔梗、茯苓、半夏、川

贝、山楂、橘红等中草药搭仔白砂糖一道熬成。花色梨膏糖用个是薄荷、松子、胡桃、虾米、姜汁、肉松等材料。店铺里，两个女青年身穿斜襟衫，头顶三角巾，一身蓝印花布，打扮得像村姑，一面熬，一面卖，忙里忙外，生意蛮好。梨膏糖是上海个传统特产，天南海北个游客到仔城隍庙，总归要带眼转去送送亲眷朋友。各只品种价钿侪是一个个，甭样拿眼伊样拿点，摆拉一道称，样样味道侪好吃到。

长远勿看见梨膏糖哉，今朝进店堂看看，弄两块吃吃，蛮开心。不过拉拉走出店堂个辰光，又觉着勿大扎劲。心里想，两个“村姑”假使像老早仔师傅一样，一面卖糖一面唱两声就好了。甭能介想法想法，自己也随口唱仔起来：读书小囡吃块火腿梨膏糖，臂膊粗来脚膀壮；后生情伢吃块玫瑰梨膏糖，甜甜蜜蜜进洞房；中年夫妻吃块百合梨膏糖，相亲相爱度时光；阿爷阿婆吃块人参梨膏糖，延年益寿保健康；伤风咳嗽吃块止咳梨膏糖，喉咙适意气勿吭；旅游晕车吃块薄荷梨膏糖，开开心心看风光；心情郁闷吃块姜汁梨膏糖，浑身有劲精神爽；胃口勿好吃块山楂梨膏糖，明朝就想吃蹄髈……呜呜呜呜哩哩，要吃梨膏糖。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民国初年，中国工商业云集上海。为了独特宣传自己的商品，请画家画服饰时髦五彩鲜艳的美女像，下印商品广告。每月更新。上海人称月数为“月份”（如三月份、四月份）。制成可挂的硬纸牌，故称“月份牌”。

20岁的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来谋生，送画稿给商务印书馆，未采用，付不出客栈钱，行李被扣押。他投黄浦江，被商务职员黄警顽救起，供应食宿，鼓励他画月份牌赚钱。哈同花园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中选，从此改变命运，出国深造，成为我国著名的国画家。

大画家与月份牌

文、沈叔图、范生福、范思田

远开一眼

看飞机

文 / 彭瑞高

岁数一大把，我还是喜欢看飞机。

难得出省出国时，我就早早进了候机楼，隔着落地玻璃看满世界的飞机。飞机起飞最好看，像英雄出征，朝天长吼，昂首冲向高空；飞机降落也好看，像儿女归家，风尘仆仆，急着投向父母怀抱；飞机标志也好看，大多数像鸟，最好看的要数“上航”的仙鹤，超凡脱俗，姿态优美，见了它就会想起漕河泾的仙鹤宾馆。可惜仙鹤宾馆现在没有了，“上航”也成人家子公司了。

没机会乘飞机时，我就骑上车，专门到机场南边的横沥港桥看飞机。我扑在栏杆上，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一点也看不厌。50年前，我还读中学时，就在这里看飞机。那时只有军用机，很小的那种，飞机轰过头顶时，我们就哇哇叫着向飞行员招手。偶然有一两次，飞行员也向我们招手。遇上了这一景，我们就要开心好几天。

最难忘最伤心的，是飞机出事。14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大韩航空一架货机从虹桥机场升空，飞出没几里，就跌在莘庄那里。那正是我经常打球的莘西路附近。我赶去现场，被警察挡在外面，不过看得清跌下来的是一架麦道飞机。3名机组人员和数位居民当场死亡，现场像遭了火灾，一片狼藉，不堪回首。

飞机是我一生所爱。开过了汽车汽艇摩托车，不晓得今生还能开飞机吗。

沪读码头

老早上海人坐火车基本侪是到天目路、宝山路个北火车站，伊也叫老北站。

老北站，老早辣辣上海实在忒有名了，伊个名气早已超出铁路、超出上海。甭是因为，老北站搭中国历史上个交关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辣辣一道个。老北站就像一个阅历深厚个历史老人，见证了一个个历史瞬间。

火车是当时上海到南京最先进、快捷个交通工具。因为民国个一段辰光，南京是中国个首都，所以南京到上海个铁路就叫做“京沪铁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是从甬搭乘火车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甭个已经定格成为永恒。现在辣辣上海铁路博物馆里还陈列有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孙中山先生立辣老北站个平台上，旁边是全副武装个新军，甭个场面可谓豪情万丈、气贯长虹。后来只不过隔了一年，同样辣

上海个老北站

辣老北站，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就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共和之梦就此破碎，宋教仁被刺，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个走向。接下来，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代表就是从老北站乘上了从上海开往杭州个104次快车去嘉兴个。老北站勿知勿觉中帮助中共一大代表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辣辣南湖里开完了会议。

上海解放后，老北站焕发了青春，为上海个发展和人民个出行发挥了很大个作用。1966年个夏天，“文革”爆发，当时个老北站成了旗帜个海洋、绿军装个海洋、红袖章个海洋。一趟趟火车满载着各地对理想与信念充满狂热个红卫兵进入老北站，来到上海。上海个红卫兵也像黄浦江个潮水一样向老北站涌去，从甬搭乘火车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去“大串联”。甭个辰光坐火车勿要买票，吃饭也勿要付铜钿。

文 / 冯济民

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又有一趟趟火车从老北站拿千千万万知识青年拉到数千公里以外去安家落户，去新疆、去北大荒、去西双版纳。1969年到1972年，是知青上山下乡个高峰期，老北站每天侪上演一幕幕离别个悲伤场景。火车汽笛一拉响，就像一首忧伤个大合唱开始了领唱，整个月台上哭声震天。

老北站里也留下了我个交关回忆。记得当年我也是从老北站出发到北京去“大串联”。后来我爸爸到贵州支内，弟弟到贵州插队，爱人到江西、安徽插队，也侪是从老北站出发个。我勿晓得辣辣老北站接送过伊拉多少次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北站也早已失去了功能。原来个一部分候车室现在变成了铁路博物馆。但是对老北站个回忆将永远留辣辣阿拉个记忆里，永远勿会得忘记脱！

好白相

祖孙两家头搨璧

编制 / 沈寿仁

5岁个小姑娘宁宁搭阿奶从外头回来，拉拉小区门口碰到了邻居陈阿姨。

陈阿姨问伊拉：“宁宁，跟阿奶到啥地方去过啦？”

阿奶讲：“带伊到大卖场兜了一圈，后首来到‘麦德龙’去吃炸鸡腿告冰淇淋……”

宁宁小嘴巴一翘，讲：“啥个‘麦德龙’？是‘麦当劳’！闲话也讲勿来。”阿奶搭陈阿姨笑了。

陈阿姨问陈阿姨：“我跟阿奶来来去去乘个侪是大卖场个‘免费’班车。”

陈阿姨一呆：“‘土匪’班车？”甭个辰光，正好又有一辆大卖场班车经过，陈阿姨看到车子身浪向个大字，屏勿牢笑了：“伊个字勿是‘兔’，比小兔子个‘兔’字少脱一点，读‘兔’，是免费班车哦。”宁宁面孔红了，阿奶跟陈阿姨又侪笑了。陈阿姨讲：“好了好了，依跟阿奶一人讲错一趟，搨璧（扯平）。”

闲话闲画

大米、籼米、洋籼米

文图 / 阿仁



“洋籼米”。当然，迭位常常吹牛皮个朋友正好姓杨，姓羊就更贴切了。

粮店里个面粉有精白面粉和黑面粉。黑面粉其实勿是黑颜色，只是比精白面粉黄了一点，粗了一眼。后来我辣上海面粉厂做过工人，才弄懂黑面粉只是比精白面粉少轧了一个程序。黑面粉要比白面

粉个营养价值更加丰富。但上海人喜欢吃精白面粉。就是要买面条回去下面吃，也要首挑精白切面。记得伊个辰光精白面条价钿是两角壹分一斤。黑面粉做个切面是一斤壹角柒分。我总是去粮店买三两切面，五分洋钿。粮店里个伙计一边为我称切面，一边总记得要嘲嘲

我：“小赤佬算盘精来，每顿中饭、夜饭要搨阿拉粮店个油！”三两切面应该是五分一厘。我确确实实搨了伊拉一厘铜钿个便宜。当时我才廿几岁，辣崇明岛浪埭田，人穷志短啊。

粮店里还有赤豆、绿豆、黄豆、红米、六谷粉之类个杂粮可以买。六谷粉是上海人个叫法，实在就是玉米粉。六谷粉和辣面粉里做馒头、花卷，也只是为了节约点粮票、钞票。上世纪60年代上海个粮店还常常供应山芋。上海人家烧一大锅子个山芋汤，放点糖精片，也算是屋里向老老少少个一道点心了。塞饱肚皮为上。

上海滩浪个大大小小粮店啥个辰光开始消失个，记勿清爽了。现在买米买面粉买面条，大小超市有，小菜场有，连日夜开门个便利店里也有。吃饭、吃面辣今朝早就勿是问题哉。